編後語

眾所周知,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,締造了舉世驚異的經濟奇迹。由上世紀70年代末期國家經濟瀕臨崩潰到現在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;從改革開放初期向外引入資金、技術、人才到今天參與國外的能源和基礎建設,反差之大,莫不教人嘖嘖稱奇。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,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,從90年代初實行「韜光養晦」的外交政策,到近年主動介入地區以至國際事務,進而影響及參與國際秩序的建構。過去四十年,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,今天分享改革成果的改革後新生代或許視為理所當然,但是對於昔日見證改革啟動的當事人來說依然是無法想像。

改革開放踏入第四十個年頭,正好是一個回顧和反思改革成果和教訓的契機。今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的四篇文章,主要從歷史角度剖析中國改革的緣起、經過以及其中牽涉的種種深層問題;無論是曾經的局內人,抑或是體制外的觀察者,其議論均有可觀之處。朱嘉明從70年代末中國改革的本質談起,指出四十年的改革已經超越了建立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的核心目標,改革的主體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呈現從個體向機構的方向轉變。他認為在四十年的改革歷程中,在改革舊問題的同時衍生一系列的新問題,致令改革本身變得更為複雜,同時產生了巨大的歷史能量,使得改革成為擁有自己意志的歷史運動。

嚴家祺以新英雄史觀與中國大轉型兩條線索縱論古今,指出改革開放實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中國的第二次大轉型,其起始可追溯至清中葉的洋務運動,迭經清末變法、辛亥革命以迄中國共產革命。他從歷史哲學的角度闡釋中國未來若要實現和平民主的大轉型,端在於具有遠見卓識、氣魄眼光的時代英雄,體察普羅大眾的需要,全心全意實現社會變革。翁永曦以個人的經歷作為切入點,憶述中國改革的動因及經過,特別述及多位80年代參與改革的年輕人的往事,就個人所聞所知,娓娓道來,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點滴,尤其具有歷史價值。陳方正對中國改革的前景作出展望,認為儘管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種種內部問題和危機,但仍無法為中國迴避政治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。他認為未來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大概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,並可望更趨完善。

2017年底,兩位心繫中國未來的學者與世長辭,一位是有「鄉愁詩人」 之稱的余光中,另一位是對中國革命一直心馳神往的歷史學者德里克 (Arif Dirlik),他們的兩位學生分別撰文悼念業師。學院中能言善道、侃侃而談的 「清談派」不乏其人,孜孜不倦、心無旁鶩在自己經營的學術蕪園裏默默耕耘 的前輩,份外教人敬佩和懷念。